

风生水起 自在花开

张秀英散文集《自在花开》序

□高明昌

最近几年，张秀英的散文，在一地一隅写得风生水起。《自在花开》是风生水起的一个物证。不仅存录了作者在过往岁月里所看到、所听到、所感受，所经历的人生况味，而且在存录的同时，作者也成了生活的拓荒者与思考者，因为所有的文字都是泥土，都是庄稼，都是烟火，都是岁月，都是草木，都是独出机杼的想法，都是独具慧眼的看法，都是独具韵味的文字。这种来自于土地、水河、生灵、植物、乡亲、亲情的回溯与展望，叙述与白描，就是灵与肉的拷问，就是生与死的搏击，就是美与丑的较量，所以，每一文都是个体生命融入到自然万物、自由生命的一种组合与架构，一种询问与探究。毫无疑问，这样的散文写作，一是必须基于作者生长的地方，有地理精神故乡的内在定力；二是必须根植于作者生命脉络的长段时间观察与体验；三是必须得益于、得法于作者恒久的创作愿望与坚定笔力。正如一切的成功都是有道理的一样，完成生命一个阶段使命，一定要有兀兀穷年的执著，风吹雨打的历练，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高山的跋涉与丰腴成就。

张秀英一贯信奉“不喧哗，自有声”的做派。几十年来，默默读书，苦苦写作，既有普通人的稻粱谋，也有高尚人的精神风骨，更有奔赴理想的夙愿追求，以及付诸笔端的从容吐纳。《自在花开》分为四辑，传统、规范、井然。取名为《自在花开》《裹粽子，吃粽子》《白马山上白马湖》《点点船的火光》。四辑内容，逻辑上单列分明，内容上递进有序，形式上呼应有力。互相关联，相互印证；全面记录，重点突出；视角新颖，落点清楚，以原生态的笔触记录了东升太阳、万物生长、家长里短。从生活的苦悲到生活的喜乐，从岁月的更迭到日子的绵长，从社会的发展到家庭的变化，从想法的单元到思考的多元，层层叠叠，从属并列，张弛有间，缤纷异彩。从不同角度，不同落点，不同手法记录了生活世界的错综与横纵。对个人生活的锅盆碗盏，有打量，有观照，有权衡，有发问，其观察如蚂蚁着地，鱼翔浅底，抚摸尘埃，体恤草芥，着实有种身段放下、眼光放低的观察存在，有种生命严肃考量的文学存在，其创作精神值得嘉许并弘扬。

回望走过的路，我们一方面被琐碎的生活所裹挟，一方面被本真的做人所振奋，但生活是具象而又实际的，繁复与直接的，苦乐与凄楚的，儿时的憧憬与希冀，在岁月杀猪刀的镌刻下，原有的光泽会慢慢钝化直至消亡，但有骨气的人即使“时遭不遇”也能“安贫守份”，《寒窑赋》说“心若不欺，必能扬眉吐气”，关键是要看得见



人生中所有的美好，并且要将美好珍存下来，要让珍存成为我们的宝藏，成为我们在兹念兹的大爱所在。其实所有生活与生命的流连忘返，也是我们现在日子的坐标与对标。只有这样，当我们的生活与生命坠入悬崖低谷时，生命偏离大树根部的年轮时，任何带有善念的搜寻与整理、况比与厘清，以及最后的文字表述，都是我们对现实、对文学、对人学的一种衡量，一种估价，一种赞美，一种期待，任何的偏颇、忽视、指摘以及腹诽，不可能成为当年追梦人的所为，因为日子一天比一天好，今天比昨天好，这是连心都感觉得到的事实。

张秀英的散文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。《做月饼，吃月饼》是对孩提生活的顾念，表达的是似苦又甜的主题，时光荏苒，亲情依旧，只需一个契机，我们要创造时机；《超山的梅》在看梅不看梅之间徜徉，有点“看山看水”的第三重境界，哲理、深邃，但明朗。《我又遇见了他们》写游历所见。读了后，人世间亲人的情分就像是甘霖，点点润在心。《母亲神仙的日子》是写母亲的，与《道伴》一样，都是母亲日常生活的写照，小人物，小事情，小细节，小意义，生活感十足，现场感充分，从侧面说明一代人当今生活的富庶与悠闲，自得而美丽。《父亲的电话是空号》，选材别致，落笔奇突，笔尖细腻，情感到位，叙述了没有了父亲的生活空荡，生命空落，撬动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之弦，直抵人心，因而凄然动人，让人回念起父亲活着的理由与价值。《大榉树下》写的是乡人的事情，看上去平淡、散漫、悠然，但内容的遴选荡气回肠，给了我们启示：生活再多劫难，底层人的善良永远流传，发现是关键。其实位卑的人，其善举践行是需要最底层道德光辉支撑的，善举由善意生，注意善意的培植与扩大，也是人生的重

要课题。著文记之，善莫大焉。

我读张秀英的散文，想到了汪曾祺对散文的判断，散文就是一个人在走路，平平常常的走路。我更想到了散文家刘江滨批评当前的散文，把散文写得太像散文了。才华，都用到华丽的语言上了；情感，都是大众的体验；思想，都在重复别人的。张秀英不一样，张秀英的散文，故事选择触碰尘土，语言不张扬，情感不轰烈，想法不掺假，落笔不违心，率直天然，一统为人的习惯，难能可贵。当然，从另一要求看，张秀英的散文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。散文易写难工。一个写作者的生活样态与作品质量，有着生活经历的限定，有着认知层面的桎梏，有着认识层面的束缚。作者主体生活经历越是丰富，学识涵养越有深度，心灵气场越是宽广，谦逊程度越是真切，生活遭际越是多舛，作者作品演绎出来的广度、厚度就越有想象、填充、完善、升华的空间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张秀英的散文是值得品鉴的，但还需要打磨，比如文章容量的扩大，选材内容的扩展，细节表现的延伸，语言张力的扩充，等等。张秀英好学习、好读书，爱生活、爱思考，我们相信作者今后的作品，会给我们另一重的阅读惊喜，我们期待着。

散文集《自在花开》，张秀英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。

张秀英：散文作品相继被《思维与智慧》《随笔》等转载。出版散文集《桥上桥下》等著作。

高明昌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奉贤区文联副主席、奉贤区作家协会主席。出版有《第一块云走过》《轮》《最近的村庄，最近的姑娘》等著作五部。有35篇散文入选全国中、高考语文模拟试题，曾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年度作品(散文)奖。

守望迁徙，生生不息

读谢勇强长篇小说《出函关》

□崔谦

2023年末，谢勇强出版了自已的长篇小说《出函关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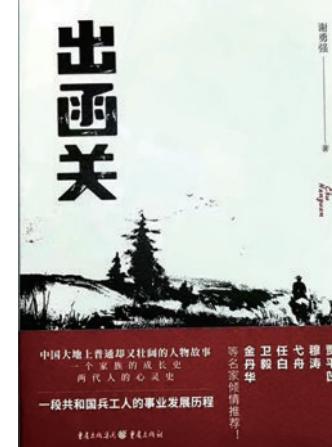
首先，就谢勇强的生活经历而言，祖籍河南，在西安出生、工作的他，无疑对两地有着深厚的感情。而当这种感情投射进作品时，作为读者的我们看到的则是他对河南自上世纪10年代至新中国初期的人文历史，以及西安自196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城市生活的表现。第一段故事中，作者在讲述家族故事的同时，又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“河南近代史”的画卷，在其中穿插了诸如中原大战、日军侵华、1942年河南大饥荒、解放战争等诸多历史事件。作为一种写法来说，这种将“小人物”与“大历史”相结合的手法，在现代文学中已不罕见。

但《出函关》相较于其他作品的独特之处，则在于作者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人物之间设计成了一种“若即若离”的关系，即他更多地是让历史以“背景”的面目出现，它会与人物的经历、生活相交，但不会对其施加较为明显或者转折、决定性的影响。但笔者认为，这种写法恰恰与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同类型作品形成了一种“互补”的关系，反映的正是“历史与普通人”的关系的另一个侧面，因而有其独特的价值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作者对于西安生活细节的细致描写，例如他写到的韩森寨、万寿路、长乐路、长乐坡、长安县、“道北”，以及105路电车、红会医院、西京医院，这些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名场所，构成了一张市井生活地图，而且均在现实中真实存在。这正与作者长期以来在传媒行业从事记者职业的工作经历有关，正因如此，他才能积累、记录下如此多真实、精确的生活细节，让小说在增强“真实性”的同时，也为西安近几十年来的城市变迁史、生活史留下了精确的注脚，使作品具备了独特的认识价值。

其次，老舍在他的《答复有关〈茶馆〉的几个问题》一文中，曾介绍过他是按以下方法安排人物的：“主要人物自壮到老，贯穿全剧。这样，故事虽然松散，而中心人物有些着落，就不至于说来说去，离题太远，不知所云了……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毫不客气。”《出函关》的人物设计，正体现了这一特点。

《出函关》主干情节围绕主人公双喜和金龙展开，前半部分的



“河南故事”中，作者聚焦双喜，讲述了他自谢楼破寨，家道中落之后自力当家、重振家业的故事。而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战争年代，还是1949年之后的和平时期，双喜均能顺势而为、壮大自己，在让自己由青涩转向成熟的同时，也能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读者看到、感受到老一代人坚韧执着的品质和人生智慧。到了后半部分的“西安故事”中，走出河南的金龙身上，彰显的是“长在红旗下”的一代青年人身上的朝气，他们为国奉献的理想主义精神，以及他们人到中年之后的困惑。

总的来说，作者经由这两个人物，写出了两代人的“创业故事”，也为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人生启悟。此外，作者在小说中还设计了诸多次要人物，例如王泰、刀疤脸、段先生、铧三、臭儿、王秋尘、司立业、老麻、春苗等等，这些人物无论情节多寡，都不失特色，各自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。

最后，《出函关》的题目，取自于“老子出关”的典故。相传老子看到周王室日渐衰败，决心离开故土，西出函谷关四处云游。把守函谷关的尹喜很敬佩老子，于是告诉老子，想出关就要留下一部著作。几天后，老子交了一篇五千字左右的著作，然后骑牛而去，这正是《道德经》成书的由来。自古至今，以此为题材创作的精品佳作可数不胜数，故事本身也寓意着一种追求自由和真理的精神。而这正是金龙等一众年轻人选择背井离乡，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的“初心”。

小说第二十二章，作者这样写道：秋尘的话，让金龙对司立业也有了新的认识。拿着本子，他想了想，写下了“出函关”三个字。王秋尘问：“怎么就写了三个字，你是惜字如金啊？”金龙笑道：“你是偃师人，我家就在鹿邑，我们无论到兰州，还是到西安，都要经过函谷关。老子就是鹿邑人，他当年出函谷关，留下五千言的《道德经》，我们这次出函关，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收获，要靠自己的行动和时间来回答了。”他展开右臂，停在半空，看着金龙。金龙会意，挥出了右臂，秋尘也同时挥臂。两人的手掌在空中相击，发出一声脆响。

之后的故事，读过小说的人已经知道，金龙来到了西安，进入了第五机械工业部西安机械制造厂，将自己的青春融入了共和国的初代军事工业事业当中。因此，他笔下的“出函关”既继承了古人的意图，又为之赋予了时代的色彩，上面那段话所讲述的，也就并非几个年轻人的想法，而是更近于当时那一代人的内心写照。

长篇小说《出函关》，谢勇强著，重庆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。

谢勇强：先后任都市报编辑、记者、站长、主任，《美文》杂志主编助理，目前供职于顶端新闻。

崔谦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，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，曾于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《东亚汉学研究》等学术期刊发表文章。